

国家干部

〔下〕

张平 著

「朝内」人文文库 ·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学出版社



国家干部

「下」

张

平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十三

夏中民一行人赶到沥水镇时，十二点刚过。

到沥水镇党委办公楼前时，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尽管雨水仍在哗哗地下着，但镇政府办公楼前偌大的广场上，足有五六千村民静静地站在雨地里！

原定的是同四十多个村民代表对话，谁也没想到居然来了五六千村民！他们同代表们一起来到了镇政府，等待着这场对话。他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最真实的消息！

他们似乎迫不及待地期待着，盼望着夏中民给他们带来市委市政府的承诺！

夏中民没有想到，所有的人似乎也没有想到。

知道真实情况的人大概有一个，那就是区委书记马运乾，但马运乾没来。马运乾知道了夏中民将要被调走的消息，所以他也就分外轻松地把这场在他看来并没有实际意义的对话扔在了另一边！马运乾当然也清楚这是一场艰难的对话，如果他要是现场，许多问题肯定也根本无法回答。所以他作出了选择，说不定还得到了某些人的首肯，既然夏中民已经是要调走的人了，只要他这个区委书记不在现场，那么这场对话所有的承诺，包括所产生的结果自然都是空的，全都等于零！

马运乾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的？

夏中民突然想到了汪思继，甚至还想到了于阳泰。难怪于阳

泰今天对他竟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们肯定都在暗暗地庆贺，都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期盼着他早点离开嵊江！

他再次想起了马运乾当时对他的那种表情。

你尽管怒火中烧，义愤填膺，但他根本就不理你的茬，根本就没有必要再答理你，他甚至根本都没感觉到你在生气！

也难怪他会有那种表情。犯不着，也根本没那必要。

只有老百姓还在这里默默地等着他，即使是在这么大的雨天里，也仍然在期盼着他的到来！

他再次想到了自己的去留。

他能走吗？他能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些老百姓吗？

华中崇说了，哪儿不是工作，眼光要放远大一些，莫非你想在嵊江干一辈子。

话是可以这么说，虽然都是工作，都是在为老百姓干事，但有感情和没感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不，就这一刹那，他再次作出了决定。他绝不走！

绝不！

村民自动闪开了一条路，夏中民慢慢地在雨中的人群里穿行。

看着眼前这些带着草帽，打着雨伞，披着雨衣的农民，他默默地思考着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点什么。

沥山镇夏中民曾来过无数次，这里的每一个村庄他都来过。他来嵊江以前，就决心把嵊江每个角角落落都要跑到。在一个县市当领导干部，对基层的情况如果不了解，对下面方方面面的问题不烂熟于心，你又如何有发言权，又如何制定公共政策？这几年，在有关嵊江基层建设一系列大的决策的制定中，尽管自己不分管农业，但对一些涉及三农问题的研讨和解决中，他曾同刘石贝有过多次交锋。人们都说刘石贝是个老嵊江，万事通。刘石贝在嵊江

干了几十年,对嵊江的每一个乡镇,每一个部门,几乎没有他不熟悉,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然而之所以在每次大的争论和大的决策的制定中,刘石贝最终都被夏中民说服,或者最终都以夏中民拿出的意见和建议为主,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对基层的现状和问题夏中民要比刘石贝更了解,更熟悉。夏中民拿出的数据和资料,要有力得多,真实可靠得多。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十年前的村镇和五年前三年前的村镇,肯定有很大的不同。基层的变化太大了,问题太多了,情况也太复杂了,即使是一年前两年前的基层,同眼下的状况也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异。五年前三年前去过的地方,和刚刚去过的地方在感觉上肯定也会有很大的区别。什么是权威和说服力?权威和说服力其实就是看你掌握的数据和资料是否更真实更可靠,时间是否更短更近。事后连刘石贝也对下边的一些干部常说,对夏中民,你们好好看看,好好想想,平时说人家这不是,那不对,好像全是你们对!但到了关键时候,就像耗子咬猫,一百个也不顶人家一个!

然而,这两年,特别是当了常务副市长这半年多来,夏中民下来的时间毕竟少多了,尤其是下到最基层和当地的老百姓了解情况的机会少多了。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跑了很多乡镇,很多村庄。

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来到什么地方,面对着老百姓,他多多少少总能叫出几个名字来。一个当领导的,能记住下面一个普通百姓的名字,对这些普通百姓来说,那会是多大的一份安慰和激励,那会比你发一百个文件,喊一千遍口号都更有力,更有效果,更有号召力。

眼前的这一片面孔有些真的很熟悉,或者似曾熟悉,但他突然觉得很惭愧,有些真的记不起来了。这次下来得也太突然了,太紧张了。还来不及让他有回忆有回想的空暇和时间。

就这个沥水镇,年初他不是还来过这里吗?

在沥水镇的大棚蔬菜试点,他不是一家一户地转了好几个村

子！

在沥水镇他亲自倡导的免耕栽种法，不是已经从几家几户推广到十几个村民小组，从原来的三百亩推广到现在的五万亩了吗？

沥水镇农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制定，他不是跟这里的村民代表座谈过很多次吗？

.....

这是怎么了，这些熟悉的面孔，他怎么连一个也叫不出名字了？

……一个干瘦干瘦的中年人，啊，想起来了！这不是李黑娃吗？是他，就是他！李黑娃！沥水镇辛咀村的农民。他是沥水镇最先富起来的农户之一。他家率先承包了辛咀村的一条荒沟，用了将近十二年的时间，把这条荒沟治理成了一条远近闻名的小流域。这个小流域出产的栗子和蟠桃，山药和芋头，在这一带市场供不应求。还有他圈养的牛羊，按时间差种出来的粮食蔬菜，每年差不多会给他带来几万元的收益。然而他一家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刚刚受益，欠债还没还清，村镇领导突然要同他重新签约，要把原来签订的三十年合同作废。他一家人四处上访，却被镇派出所拘留了好几次，闹得几乎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亲自下来，经过认真查实，坚决制止了村干部这一恶劣的违法行为并严肃处理了一个副镇长，就地免职。紧接着他还专门为此召开了一个现场会，以此为例，强调农民的合法权益绝不能侵犯。三十年土地承包期决不能随意变更，过去村集体同农民签订的合同一律不准废除！李黑娃一家辛辛苦苦借钱贷款投资十二年，包括全家的积蓄和披星戴月的劳作，全都押在了一条荒沟上，刚刚得益，就想撕毁合同，逼迫人家重新签约，这样做第一违反政策，第二违反法律！对这种明火执仗劫掠民财的恶劣行为就是要坚决打击和抵制，对勤劳致富村民的合法权益就是要予以大力维护和扶持！老百姓不答应的事，党和政府更不会答应！

此后虽然仍有波折，仍有阻力，但李黑娃的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李黑娃带着他八十多岁的爹、七十多岁的娘，还有老婆孩子，带了满满一大筐上好的蟠桃，专程来嵒江看望夏中民，一进了夏中民的办公室，一家人齐刷刷地跪倒了……

夏中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那个八十岁的老人扶了起来，泣不成声的老人把额头都磕肿了……

那一天，夏中民的泪水也好几次忍不住地往外涌，因为他知道，李黑娃的爹，曾是当年的支前模范，曾当过贫协主任、多年的生产队长，还是一个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老人的党龄比自己的年龄还要大十几岁！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跪倒在一个几乎可以做他孙儿的共产党的副书记面前！

每每想起这一情景，就让他的心像揪住了一样疼痛！

……

李黑娃默默地看着他，他赶紧把手伸了过去。“老李呀，怎么你也来啦？”

李黑娃顿时泪水如注。“夏书记，大伙等了好多天啦，没办法呀！日子真的过不下去啦……”

夏中民再次感到吃惊：“你的那条沟呢？不是还承包着吗？”

李黑娃为了夏中民说话更方便一些，已经把草帽摘了下来，脸上分不清雨水还是泪水。“……沟还在，可是税费都增加啦。过去按十几亩地算，现在按几十亩地算。过去一亩地百十块钱，现在税费加在一起两百多块。按这个算下来，就是最好的年景，我也得贴几万块呀。夏书记，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呀……”

夏中民怔在那里，良久无言以对。如果连李黑娃这样的农家也没法过了，别的农家更是可想而知！

李黑娃两眼一眨不眨地直直地盯着眼前的夏中民：“夏书记，

你得给我们做主，得给大家一条活路啊。”

夏中民慢慢地点了点头。末了，又问：“老人呢，都还健在吗？”

“……母亲年前已经去世了，父亲还在。”李黑娃答道。

“……替我问老人家好。”夏中民确实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密密的雨点扑打在眼前这张满是苦涩和皱纹的脸上，漫天的黑云也载不动这一脸的愁！对此，夏中民又能说什么！

就要离开时，李黑娃突然像鼓足了勇气似的说：“夏书记，父亲本来也要来的，他说他一定要再见你一面……他真是要来的，他说就是抬也要把他抬来……夏书记，他已经等了你好几天了。”

夏中民突然觉得李黑娃话里有话：“……你父亲他怎么了？是不是……”

“夏书记，我父亲得的是癌症……要不是下雨，我真的就把他抬来了。他说他就是想再见你一面……”

夏中民激动地赶上一步：“你快回去照顾老人家吧，我今天一定去看望他老人家。”

.....

这不是齐家庄的齐桂枝吗？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看上去差不多有五十岁了，脸是这么憔悴，撑一把破旧的雨伞，浑身上下几乎都被雨水湿透了。怎么她也来了？

“你是齐桂枝吧？”夏中民有些不敢相认。齐家庄离沥水镇有二十多里地，都是山路。

“夏书记……是，是呀，我是，我是齐桂枝。”齐桂枝紧张而激动，说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

“去年你还给我来过信呀，说家里都很好，日子也过得很好，现在也有问题了？”夏中民轻轻地问。齐桂枝是个能干的女人，孝顺的媳妇，能吃苦，还有一手绝活，她做的年糕，远近有名。平时靠这点手艺，一家人的日子要比别人好过一些。

“……我呀，不管多难，总也过得去。”齐桂枝这时早已不顾自己，把整个一把伞都遮在了夏中民头上，任凭自己脸上脖子上的雨水往下淌。“是乡亲们实在过不下去啦……大伙都非让我来。乡亲们说了，夏书记相信你说的话，夏书记知道你不会说假话。他们还说，过去夏书记替你一家主持过公道，今天就请夏书记也替乡亲们主持一回公道吧。”

“你们村还有一起来的吗？”夏中民看了看四周围过来的人群。

“来了，都来了呀，我们村二百多个哪。”齐桂枝指了指身后的人群。

“哦，那你是乡亲们派来的代表吗？”夏中民这时突然发现，他的头上已经遮上了十多把村民的雨伞。“你是代表，那就跟我一块儿进办公室。快让乡亲们回去吧，雨下得太大了。”

“夏书记，我不是代表呀。我就是要告诉你，今天有好多代表都不是乡亲们选出来的，都是干部们指定的呀。夏书记，你今天来，乡亲们都怕你听不到真话，大伙都不放心呀。”

夏中民又一次愣住了。

原来是这样！

“夏书记，这些日子，乡亲们一个两个的，都不敢出来呀！人少了，要是让那些治安员看见了，就会被抓起来。夏书记，乡亲们想见你一面，真的不容易呀！”

齐桂枝细细的嗓音，却不啻一声声惊雷，让夏中民再次受到强烈的震撼。面对着满脸憔悴的齐桂枝，他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说！

还能说什么呢？

齐桂枝原本曾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夏中民刚来嵊江时，分管信访工作。在解决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很长时间后，他才遇到了这个含冤负屈将近八年的齐桂枝！

那时候，他来到嵊江已将近两年。

齐桂枝给他反映的是发生在八年前的一起恶性案件。

八年前刚刚入冬的一天，在附近村子的集市上，齐桂枝和丈夫，还有小叔子小姑子一家人在卖年糕时，因为不服当地一伙势力很大的村霸强拿恶要和故意刁难，在发生口角时，被突然拥上来的一伙歹徒掀翻了摊子，年糕全被倒在地上，然后又对她一家人群起而攻之。一家人见势不好，吓得夺路就逃。然而即使如此，在众目睽睽之下，家里人被几个歹徒手持铁镐头、钢筋棍，前后夹击，劈头盖脸地一阵乱砸。齐桂枝丈夫的头上被连击两棍，当场死亡。齐桂枝小叔子的脊椎被镐头击中，造成永久性高位截瘫，齐桂枝小姑子胸部头部都被打伤，再加上受到强烈惊吓，两年后不治身亡。齐桂枝被打得左腿骨折，并造成中度脑震荡，在医院里醒来时，丈夫都躺在棺材里好几天了。

当时摆在齐桂枝眼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改嫁他人，离开这个破碎的家；一条是替夫申冤，惩治凶手。那时的齐桂枝只有二十七岁，重新找个丈夫，还可以得到一个平静的家庭和一份安稳的生活。

齐桂枝面对着丈夫的遗像，面对着不满三岁的孩子，她毅然选择了后者。虽然是个弱女子，但她咽不下这口气，她不能就这样忍辱含垢地生活一辈子。与其那样，生不如死！

三个月后，还拄着拐棍的齐桂枝便开始了她漫长而受尽屈辱的申冤之路。

为了支撑起这个家，齐桂枝把苦水、泪水往肚里咽，受尽艰辛，目的只有一个：惩治凶手，为夫雪恨。

她不得不挑起一个破碎家庭的沉重负担。这个家有八十多岁的爷爷，有体弱多病的公婆，还有一个病残的小叔子和当时还躺在病床上的小姑子。

为了养家糊口，齐桂枝一个人做起了年糕生意。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一个人连做带蒸，然后摸黑赶几十里山路进城叫卖。

她一边卖年糕赚钱糊口，一边找公安局派出所告状。有一天，她把年糕担子放在派出所门外，筐子里的年糕竟被人偷走。以后她就卖完年糕再去告状。有时候突然听说领导回来了，她就低价处理完年糕赶紧去找领导。常常是晚上回家数钱，才知道亏了很多。

渐渐地，齐桂枝成了整个沥水镇和江阴区甚至整个嵊江市人人皆知的告状专业户。她去找领导，找所长，找局长，群众自发地为她代卖年糕。为了能让她走进政府机关大院，群众中有的借给她干部服，有的借给她干部包，有的还借给她一辈子都没穿过的高跟鞋。附近的一个老大娘知道她的冤情，非要认她做干女儿：“孩子，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妇，就让我做你的干妈吧！累了你就在家里睡，饿了你就在家里吃，领导来了你就赶紧去找，我在这儿给你卖年糕。”

找领导找得多了，局长烦她，所长主任更烦她。找一次，干部们就搪塞她一次，一会儿说时间这么长了，案犯哪还找得到，一会儿又说办案经费这么紧张，我们都发不出工资了，哪有钱给你破这无头案。找得急了，有人就说公安局不是为你开的，你让抓就去抓？那个信访局长说得更难听，都像你这样没皮没脸的，我这个局长还干不干工作了？

事实上，齐桂枝一家四口被六名凶手施暴残害的当天，齐桂枝家人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也到现场进行了勘验，了解了发案过程。其实案情清楚明了，凶手昭昭在目，冤案一查即破，但令人难以理解和置信的是，这起案件立案之后，六名嫌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直逍遥于法律的制裁之外。一起如此简单而又令人发指的凶案，却让一个女子沉冤八年，苦熬了八年。

八年来，她在各级公安局、各级信访部门以及各级党委、政府、纪检、监察上访过上千次。然而每一次的走访，每一次的领导批示，最终到了嵊江市信访局和嵊江市江阴区公安分局便石沉大海，

再无消息。

上一级领导,以及再上一级的领导,渐渐地也变得疲塌起来,至多作个批示,聊以塞责。公安局的一些局长所长,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见了她唯恐避之不及,就像逃避瘟神一样。

八年间,她说不清磨破了多少鞋,走过了多少路。齐桂枝见官就下跪,见领导就磕头。一个微弱女子,她早已失去了人的尊严,也早已不在乎人的脸面,为了雪洗冤情,她整整跪了八年!跑得时间最长的一次,她在嵊江市信访局门口,整整跪了十一个小时!

后来,有一家报纸撰文说,齐桂枝这个弱女子平生没有跪过父母一次,却天天在跪这些不理民事的官!

当夏中民了解了这个案情,怒不可遏地质问那个一直对他隐瞒这一案情的信访局长时,那个姓吕的信访局长竟轻描淡写地说,这个事呀,就不算个案子嘛,本来就属于一起打架斗殴事件,当时都没有报案,好几个月了,她家才到公安局说出过那么一回事。公安局也不是没有调查过,时间那么久了,哪还有什么证据。她说的那些歹徒,又怎么找得到。究竟怎么回事,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嘛。

那一次夏中民真的被气得破口大骂,他突然觉得在这样一个政府官员面前,一切语言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猛地拍了一把桌子,三天后手还在隐隐作痛:“像你这样的东西,除了跑官,就是泡官!简直是天下最没人性的官油子!”

夏中民在齐桂枝的申冤书上,用发抖的笔写出了一行批示:火速破案,严惩凶手!追查黑幕,绝不手软!谁再延误这起冤案,谁就是共产党的千古罪人!

紧接着夏中民又同当时的政法委书记和嵊江市公安局局长一起,把江阴区公安分局的领导叫来,责令他们立即侦破,六个小时汇报一次。

结果没用三天时间,案子告破,六名凶犯无一漏网,全部被缉

拿归案。

然而再处理那些拖延不办的政府官员和公安人员时，却遇到了比破案更大的阻力。当时的市委书记刘石贝沉着脸在常委会上说，为破一个案子，怎么能免掉我们这么多领导干部？

那一次公开宣判大会，夏中民和王敬东千方百计地请去了市委几乎所有的主要领导，当然还有刘石贝。

当时正是国家发出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严惩村霸市霸的非常时期。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领导们当然清楚。

刘石贝去了。

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群众自制的一条巨幅横标清晰醒目：“不信嵊江无青天，自有公仆为人民！”

公开宣判结束后，刘石贝被市委区委、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和干警簇拥着走出现场时，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场面把所有的领导都震惊了。

齐桂枝带着年近九十岁的爷爷、快十一岁的儿子，还有重病在身的婆婆、高位截瘫的小叔子，齐桂枝的干妈，齐桂枝婆家娘家的亲朋好友，齐家庄的村民，沥水镇的认识不认识的群众，足有七八百人，从现场办公楼前、街道、一直排到办公楼外，黑压压跪倒了一大片老百姓！受尽屈辱，奔波了整整八年的齐桂枝跪在那里泣不成声，人人眼里都噙着泪水，分外虔诚地向刘石贝，向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向这些公安人员表示着自己的感激之情！

那一天刘石贝对着下跪的群众说了一句很硬的话：“谁要是敢欺负老百姓，就等于是欺负我刘石贝！共产党对那些欺压百姓麻木不仁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决惩处，绝不迁就！”

回来后不久，刘石贝亲自批示，终于免去了嵊江市信访局局长、沥水镇派出所所长、沥水镇主管治安的党委副书记共七名党政干部的职务。

齐桂枝一直到今天，仍在表达自己不尽的感激之情，每逢过年

过节，她总要亲自把她精心做好的年糕，送给夏中民和其他领导。

齐桂枝每次来，从来都不打扰领导的工作。

更多的时候，只是把年糕放在办公人员那里，写上几句话，便悄悄地走了。

事情已经过去六年了，齐桂枝年年如此。

这就是齐桂枝呀，一个安分守己，柔弱温顺而又不屈不挠、惊天动地的女人，今天竟站在雨地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老百姓的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是的，这样的女人不会说假话。这样的女人，天大的灾难她也忍得住。

其实中国的百姓都差不多，即使有半分奈何，也绝不会向政府开口，向政府喊冤。

可今天，他们来得这么齐，来得这么多。

夏中民问：“你们齐家庄的药材不是种得很好吗？连续几年了，不都是丰产丰收吗？”

齐桂枝摇摇头：“夏书记，其实就好了那么一年，第二年就没收入了。现在的村镇干部，一见老百姓有了什么好处，立刻就要搞什么市场化法制化，还有什么规模化，集什么团化，然后就成立个部门专门收购，专门销售，其实也就是限价压价，头一年一斤能卖到十块八块，第二年就成了两块三块，去年有的一斤才几毛钱。你要自个儿去卖，他们又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我们找不见买家，买家也不敢来找我们。没办法呀，好处都让他们得了，群众真的赚不了几个呀，要再这样下去，今年大多数都得贴钱……”

夏中民几乎有点不敢相信：“怎么会这样？今年你们镇领导汇报的情况还很好呀，说今年的中药市场还会更好，农民的平均收入还会更高……”

旁边一个中年人插话说：“夏书记，他们这就叫欺上瞒下。夏书记，我是党员，复转军人。在齐家庄，我种的药材和收入都是最

好最高的,给你说实话,就像我这样的,去年每亩地的纯收入也就是一百元多点。”

夏中民看了看中年人健壮的身体和黧黑的面孔,问:“你一亩药材能卖到多少钱?”

“拿去年来算,平均一亩药材可以卖到八百多块。种子化肥农药加上浇水,每亩的成本三十六块左右,各种税费提留约有二百五十多块。再加上市场管理费、市场劳务费、市场保管费,还有给这些专销专运的管理人员发工资的钱,每亩大约还得付出七十块钱左右。夏书记,还有一样费用,你大概还没有听说过,在我们齐家庄,上面还有专门的一项必交的费用,叫工商企业附加税。我们齐家庄离城离镇好几十里,祖祖辈辈都没建过一个企业,竟然要让我们交企业税。这其实就是替镇政府买税,替镇政府给国家造假呀!只这一项税,每亩大概就得负担二十多块。夏书记,你算算,不算我们的劳力成本,一亩地究竟能有多少钱的收益?听说今年还要加,中央年年都在喊减轻农民负担,为什么下面年年都在增加农民负担?中央的话到底算数不算数,管用不管用了?市委年前专门下文,今年农民人均负担不能超过二百元,可还没有半年,就已经超过了二百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市委市政府说话不算数了,还是镇政府你们管不住了?夏书记,我们来了就是想听你一句话,政府还让不让我们农民活了?夏书记,如果连你也管不了,你也说不清楚,那我们就只好再往上找,我们就去吴州,就去省城,再不行了,我们就去北京。天涯海角我们都能去,总得有人给我们农民一条活路吧。”

齐桂枝这时一把握住夏中民的手:“夏书记,他们说的都是实话,真的都是实话呀。”

夏中民再次点点头:“我明白,大家说的是实话,我一会儿也一定给大家说实话。”

.....

夏中民刚走了两步,又被一个熟悉的面孔挡住了。

丑丑!真的是丑丑。沥水镇范堡村的村民丑丑。

丑丑见了夏中民,依旧像以前那样,傻傻地笑着。丑丑很少说话,即使见了他喜欢的人,也很少会主动跟你说些什么。

丑丑五十多岁。他的模样,就像是庄稼地里普普通通默默无语的一块土坷垃。丑丑自小无父。父亲去世时,他才刚刚三岁。母亲一辈子再没改嫁,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丑丑拉扯大。范堡村是个不算穷也不太富的自然村,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还过得去。但家里上中农的成分,注定丑丑一辈子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丑丑的母亲虽说是个随遇而安的女人,但在丑丑身上还是下了工夫。她省吃俭用,几乎把一分钱分成两半花,半斤煤油可以点半年灯,一斤小磨油可以吃一年菜,发誓要让自己的儿子上学读书,出人头地。可惜的是,丑丑读书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于是丑丑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便辍学回家,从而让丑丑母亲一辈子的梦想也就到此终结。

苦熬了一辈子,备受苦难和挫折的母亲,“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还没一年,就一病不起,整整在床上躺了四年。母亲的病让丑丑成了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大孝子,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包括准备娶媳妇盖房的钱,全都花在了母亲身上。他用一辆架子车拉着母亲,走遍了吴州大大小小的医院。识得几个字的母亲,当得知自己的病治好无望时,便采取了一个刚烈而果决的行为:投缸自尽。

母亲死后,丑丑才发现母亲竟给他留下了一千块钱!

那时候的一千块钱,对一个村民来说,几乎就是一笔巨款——三百六十块钱就可以娶一房媳妇,八百块钱就可以盖两间瓦房!

丑丑用二百元给母亲买了一具过得去的棺材安葬了母亲,然后又花了三百元,把自家的旧房修缮一新。一年后,年近三十的丑

丑终于娶妻成家。

那时候,农村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丑丑一家终于分到了六亩山地。也就是那一年,已经得了儿子的丑丑,媳妇又给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丑丑娶媳妇晚,但生儿育女比谁也不差,等到在农村正式开始实施计划生育的那一年,媳妇又给丑丑怀上了第三胎。

丑丑思前想后,咱既是政府的人,就得听政府的话,跟媳妇商量了两晚上,毅然决然地走进医院堕胎。

这一举动,让丑丑成了沥水镇农村中模范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人。沥水镇每次开会,只要谈到计划生育,总要谈到丑丑的模范事迹。丑丑在这一带的名声,也就更大更响。

后来推广男性结扎节育手术,丑丑再次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又成为沥水镇乃至整个江阴区实施男性节育手术的第一位农民。丑丑这一次真的成了计划生育模范,并参加了嵇江市计划生育表彰大会。

丑丑的名声越来越大,但丑丑从来也没作过报告,从来不会说一句能给领导和自己增光添彩的话。有个记者曾采访过丑丑,丑丑从头至尾就那么两句话:孩子多了咱也养不了,计划生育政府还给补贴,又有好处又省钱的事情咱为什么不干?

一句话,丑丑的动机就是省钱!

母亲传给丑丑的基因序谱里,最重要的一条似乎也是这两个字,省钱!

母亲一辈子为了把孩子拉扯大省吃俭用的经历,还有母亲为了不拖累孩子提前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给丑丑潜移默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母亲在自己饱受病痛折磨,连一碗糖水、一口馄饨、一块年糕也舍不得喝舍不得吃的漫漫四年的日子里,竟然偷偷地给他存着一千块钱!

这是母亲用命省下的一千块钱!这一千块钱几乎等于给了丑